

独法者语

小心“汽车干扰器”

王志凯

三十岁的小印今年初和妻子文丽来到唐山市区打工,租住在郊区民房,妻子在商场做售货员,而小印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暂时就在火车站附近打些零工。闲来无事时,小印喜欢去网吧打发时间。一次在网上QQ群聊天时,有网友说有一种叫汽车干扰器的工具可以干扰汽车车主锁车门,他百度一搜索广告铺天盖地,当真这么神奇?小印既诧异又感到很有意思,将信将疑的他花了400元钱网购了一个。

几天后,快递员将汽车干扰器送到了小印手中,这是一个类似电视机遥控器大小的黑色盒子,内置两节七号电池。小印为了印证广告真伪,迫不及待地于1月10日傍晚来到市郊一处人少的居民小区,瞅见薛女士刚下

车还没锁车门,打开藏在口袋内的汽车干扰器,假装行人,从薛女士身边慢慢悠悠走过,而此时薛女士正在打电话,随手用力关上车门就上楼了。大约十多分钟后,在远处观望的小印,见四处无人,再次回到薛女士车旁,轻轻一拉,车门开了,窃喜中的他钻进车内,“扫荡”中华牌香烟六盒,完事后小印匆匆逃回家。比起自己风里雨里卖力气挣钱的艰辛,小印自感找到了发财致富路,寻思着再次作案。

直到一周后的一天中午,小印才找到合适的机会,这次他瞅准了一辆宝马X6,成功用汽车干扰器干扰了车主锁车,等车主远去,他就将车内的柯达牌DX7590型数码相机一台、南京牌金陵十二钗香烟四条、约

鱼岛纪念币一套、现金65元偷走。后经物价部门鉴定,被盜物品价值共计1870元。

第二次得手后的小印,在次日正准备继续行窃敛财,却不小心将汽车干扰器掉了出来,被正在马路边举行普法宣传活动的我和同事小张发现,面对我们的质问,做贼心虚的小印支支吾吾半天,如实地交代了盗窃的过程,后来在我和同事规劝下,小印向派出所投案自首,并将偷的物品还给了失主。

法院开庭审理时,作为公诉人的我向被告人小印耐心说法明理,小印望着庭下的妻儿,后悔地说:“要不是你们细心普法,及时让我悬崖勒马,今后我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弥天大罪呢,我认罪伏法,好好悔过……”

后来法院采纳了我们的量刑建议,对小印从轻处罚,判决拘役5个月,并处罚金2000元。7月初,小印刑满释放后专程来检察院表示感谢。

这虽然只是一起小的盗窃案件,却不由地令我想起任何人随意就能网购“万能钥匙——汽车干扰器”的社会危害,这暴露出当前对此类特种行业商品监管的缺失,亟待予以限制、以法规范。而平时有多少人用遥控器锁了车门后,有确认车门是否真的锁上的习惯呢?为此检察机关提醒开车的司机朋友:千万别往汽车后备箱或是车后座上放贵重物品,尽量选择有保安或有监控的正规停车场停车,遥控上锁离开时再拉一下车门,发现车内物品失窃及时报警。

城市后窗

诚信

焦晓辉

找工人清洗油烟机。工人把油烟机拆好扛下

楼去清洗,我赶紧紧随其后。早就听说清洗油烟机有一套“潜规则”:有些工人在清洗油烟机时,趁着物主不在现场,他会把油烟机的某些零部件故意剪坏,然后再让购买自己的产品,价格还比市场上的售价贵出两倍。所以,洗一次油烟机,连带带换零件,搞不好要花掉200元左右。于是要想不被潜规则,就得寸步不离地全程监督工人清洗,这样能少花不少冤枉钱。

工人把油烟机放在单元门外的空地上,回头对我说:“不好意思,事先忘记了,洗之前,我需要两瓶开水。”我说:“行,你等着。等我拿开水回来,你再拆油烟机吧。”他笑笑:“好啦,那你快点。今天上午我还有另外三家要洗呢!”

两瓶开水给他后,他开始拆油烟机。刚拆完,他又开始发话:“不好意思,刚刚忘记了,我还需要10张废报纸。”我有些不耐烦:“你这人怎么回事?一会要这,一会要那,又不一次性说完。到底啥意思?是不是不希望我在现场?”他赶紧赔笑脸:“不是,不是,我疏忽了,你别生气。”我说:“那你跟我上楼去拿吧。”

拿完报纸,我跟着他下楼。他用奇怪的表情看着我:“早知你要下楼,我就不上来了。这几分钟,我得洗好一个油盒了。真浪费时间。”我没搭理他,心想,真是故意装傻,我若不让你上来拿,真不知你背地里会做什么手脚。

洗了10分钟,他擦擦汗,抬头对我说:“外面太热,你要是有事,就别陪着我了。你放心,我不会偷懒,保证把油烟机洗得干干净净。”太阳实在太大,我有些坚持不住,于是我对你说:“那你当面检查一遍所有的零部件,确认都是好的,我再走。”他却眨着眼睛问我:“之前这台油烟机是正常工作的吧?”我说:“那当然。”他说:“那就好。不用检查了。零部件不能进水,我会小心操作,不会去碰。所以,你不用担心零部件会损坏。”

见他这么一说,我放心了,回家去等。半个小时后,他洗好了,等安装完毕试用,油烟机却没反应。我急了:“你是不是弄坏了其中的什么部件?”他也一脸着急:“没啊?我啥也没动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拆下油烟机盖板检查。一通检查后,他取下一个黑橡皮圈拿到我跟前说:“难怪!原来是传送带断了,要换一个的。”

我头“嗡”一下就大了,原来说传说中的潜规则都是真的啊!早知,我就不该那么信任他了。看来,我也不幸中招,要花冤枉钱了。我没好气地说:“换一个多少钱?别黑我啊?太黑,我就投诉你。”他却笑笑说:“一分钱也不收。你只给40元清洗费就成。”

他的话让我很是意外,我有些不好意思,执意要付传送带的钱,可他拒绝了。他说:“清洗之前,它是正常工作的。现在传送带断了,有可能是我清洗时疏忽造成的,是我的错,我就得负这个责任。”

换了传送带,油烟机正常工作了。尔后,他又从包里拿出一张油烟机使用说明,贴在油烟机左下角。

他的诚信和认真打动了。他走时,我要了他的电话,下次清洗还找他。

野番茄

张晓峰

一个月前,妻子去她娘家的花生地里帮忙锄草,带回来几株野番茄苗。她晚饭都顾不上吃,把野番茄苗栽在菜地里。我说,你这是白费力气,去年你买来的番茄苗,侍弄了一个月,最后结出一个番茄来了吗?这花生地长出的野番茄,会给你结番茄?结出的能吃?妻不理睬我,她认准的事总会做到底。

野番茄苗就栽在水井边,不由得你不看它们。它们那孱弱的样子又让人看了丧气。刚栽下来的第二天,野番茄苗一个个全耷拉下了脑袋。我苦笑,这回你死心了吧,水土不服!妻子没有放弃,耐心地给它们浇水、培土。过了两天,这些野番茄苗竟又恢复了元气,重新精神了起来。我有些对它们刮目相看了。都说野生的东西生命力强,看来果然这样。只是,我还不相信它们能结果,就算结了果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我想,权当是种的花吧,番茄开的小黄花也很好看呢,我喜欢小花,生动而活泼。

野番茄慢慢长高了,妻子把它们当孩子一样侍候着。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灭虫。野番茄们快乐地成长着,叶子大起来了,枝干粗起来了,花开了,结果了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又一个奇迹。

野番茄结的果很稠,一株株挂满了青青的果,枝头沉甸甸的都压弯了腰。妻子找来几根树枝,插在它们旁边,用毛线把野番茄和树枝固定在一起。我还有些担心,像番茄和茄子之类的植物,结的果越多越容易坠落,也越容易生病害。又想,本就不抱希望,且由它们去吧。

野番茄果长到拳头大小,便不再长,我心里又不由开始有些担心,但接下来,这些果子没有掉,而且慢慢由青变黄,由黄变红了。女儿摘下一枚红透的野番茄,尝了一口,连连说好吃。我不太相信,也找了一枚红透的番茄,充满信心地尝了尝,果然不酸不涩,又甜又凉。再来看这些野番茄果,圆的像玛瑙,长得像芒果,一枚枚像是树上挂起的小红灯笼,满是诗意呢。

现在,十多天过去了,隔窗望去,水井边又点燃起几盏小红灯笼来了呢。要知道,昨天家里来客人,把红的野番茄全吃掉了。今天,又是小红灯笼高高挂了。在这酷暑盛夏,西瓜拔秧之后,这小小的野番茄成了我家消暑的佳品了呢!查查看,这番茄营养价值还很高呢。

官场百态

限桌令

郝叶葵

再有两个月,我们局王局长就要退二线了。这天,王局长把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叫去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郝啊,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,下个月我儿子要结婚了,还要请你帮着张罗婚礼啊。”

“恭喜啊!王局,我保证完成任务!”我打个立正说。

王局长的儿子刚20出头,刚够结婚年龄,大家都议论说,要不是王局长就要退二线了,他儿子的婚事肯定不会这么仓促!

我按照王局长的叮嘱,先是制定了一份婚礼准备方案,交由王局长审核后,开始按照方案一项一项落实,预订花车、饭店、烟酒等等,忙活了足足有一个星期。

最后,我开始按照王局长给我的参加婚宴人员名单,一个一个电话通知,好家伙足足有1000来人,按普通饭店一桌10人,得安排100来桌宴席啊!

转眼,王局长儿子大喜的日子就到了。可也就在3天倒计时的头上,上级部门突然下发了一份文件通知,说是各单位领导为儿女办婚事的宴席不得超过50桌,否则给予党政纪处分。

我拿到文件赶紧请示王局长,王局长一看,沉默约莫有一盏茶工夫,突然眼前一亮,对我附耳说如此如此……

三天后,王局长儿子的婚礼如期进行,在酒店宽敞的大厅里摆了30多桌宴席,大家宾主言欢,喝了个不亦乐乎。

王局长儿子的婚宴不是100来桌吗,怎么就变成30多桌了呢?姜还是老的辣,还是王局长高明,他让我把酒店的桌子全部撤下,然后把把我们下属单位的大会议桌拉来30多张,这种桌子每张能坐30人,这么一来,这宴席不但没有超过50桌,王局长的礼钱也收了个锅满瓢平。

长镜头

清風
荷影

苗青 摄



奶奶的“吝啬之疾”

江泽涵

进垃圾桶。奶奶连忙喊住我,像捡着了救命稻草似的,她叫我放洗衣台下,那儿还有一个,说合一起能卖一毛啦,欢喜之情溢上眉梢。做完活,时候也不早了,我想问妈妈几时能到家。怕奶奶心疼,没敢打电话,只发短信。

不曾想,奶奶还是很不错:“费什么钱,天又没黑。”我顶嘴:“才一毛呢。”

“一毛不是钱?你妈回你短信不用算钱?”她竖起两根指头。

“关心妈也要计较这些?”

“大路谁都在走,我也走了一辈子,哪那么容易出事!”

为此,我常说她钻进钱眼了,事实是,她也常用这话评价自己。

奶奶每天早睡早起,不是为了保养,而是为了省电。家里的灯一律15瓦,开灯只是为了不撞到桌椅。小时

候,逼我在天黑前完成作业,然后,再摸黑吃晚饭。到了现在,她顶多看会儿新闻,八点前一定睡觉。

奶奶还有一个特点,鱼肉到了嘴边就会恶心,她几乎从不吃鱼肉,肠胃只适合素食了。面对满桌剩菜,即使快饿了,也不会就此倒掉,而是一热再热。我多想告诉她:“你忽略了柴、水、时间和劳力资本。”

客人送来的礼品,包括零食,她绝不拆封,将来走亲访友时好做回礼。我若想吃,得暗示客人亲自拆开,并递到我手里,当然,奶奶的心也滴血了。

最令我难过的是,有一次我感冒了,奶奶不让我上医院,只用被子把我裹紧,说捂出汗就好了。我当时恨极了,她却说:“我们那会儿谁有钱看医生?感冒发烧就用这法子,不都健健康康的?”后来,病是好了,可我现在也不能释怀。

爷爷七十七岁了,好一口烧酒,奶奶做了限量。年前一日,爷爷多贪了一杯,夜里咳得凶猛,神智也糊涂了。奶奶给卫生院打完电话,一边熬姜汤,一边数落爷爷。过了半个月,爷爷的病情才好转,对酒又眼红了。

那段时间,奶奶都会在旁边瞪眼:“你要再倒下,我不会再救你了,浪费了钱还受罪,还不如让你痛痛快快地去了。”

人活着不就图个开心吗,不近人情到这个地步,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?每当我为爷爷抱不平时,爷爷反而会袒护奶奶:“不怪她,四十年前,一毛钱可不是能忽略不计的:1个一毛,能买一幅大饼油条,可从不舍不得吃;5个一毛,是一笔可观的压岁钱,一般人家给不起;10个一毛,可做进城办公的餐饮交通费,现代人不屑一顾;15个一毛,是爸爸一学期的学费,可知得赶多少趟集……”

确实,奶奶当家掌财吃尽了苦头。爸爸说当年没钱给我买奶粉,我饿得哇哇哭,是奶奶厚着脸脸从乡邻那儿凑的,东家借七毛,西家讨八毛……那会儿,少了一毛,事可就难办了。进入新世纪后,工资上升,物价飞涨,但奶奶对钱的价值概念还定格在七十年代。

不能理解一个人现在的行为,是因为不了解他过去的经历。奶奶之所以吝啬,是因为经历了非常的时期。我理解了,也谅解了。



奶奶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到了骨骼变形、坏死,在颐养之年,上半身也快与地面平行了,可依然坚持自己打扫卫生、种菜、捡柴禾,你可能会认为她的心态已修到了“万事浮动,我心自若”的境界。不,在我看来,奶奶万事在心,尤其过不了钱这一关,“吝啬之疾”老尔弥辣,连一毛钱都不忍放过。

有一次,我帮奶奶做家务,见墙角有一只脏兮兮的矿泉水瓶,就想扔